

# 徐道鄰之一生 (續完)

伍稼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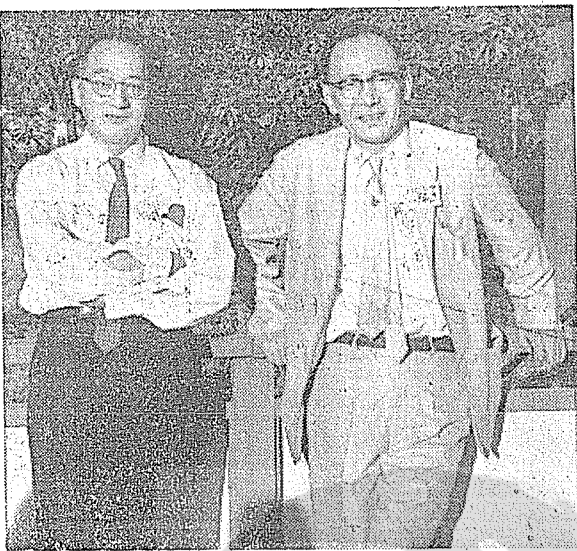
## 七、接受左遷

徐道鄰在羅馬下旗歸國之後，回到重慶，即受蔣委員長之囑託，指導經國緯國昆仲做學問工作。蔣委員長稱他為「先生」而不名，以示敬重。(見陳克文撰「懷道鄰兄」)不久，便應考試院院長戴傳賢的邀請，出任考選委員兼銓敘部甄核司的司長。原來戴氏和他本不相識，僅僅在那年政府選渝途中偶然相遇，見其舉止行動，不愧將門之後，頗非凡品，因此極為器重他。這時知其已由羅馬歸國，適以所屬考選會有委員出缺，乃先遣會中委員廬于正往致延攬之意，並邀之到院晤談。道鄰以此缺雖係簡任一級政務官，究屬閒缺，無意接受；本擬在見面時面為辭謝。不料在晤見時，戴氏却道：「我的意思，于正當已說過，我的心願是很誠懇的，只是不知我們的緣分如何？」道鄰因「心願緣分」四個字，想要推辭的一個字都不能出口。戴之詞令固妙，而道鄰之富于情感亦于此可見。于是道鄰遂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由國府任命為考選委員會委員。

三十一年之初，戴因銓敘部部長調動之結果，甄核司原任司長馬蘊華外任河南省政府秘書長，亦已出缺，繼任人選，頗難其人，歷兩月餘之久，終屬意于道鄰。惜以道鄰之職位，已至簡任一級又為政務官，銓敘部甄核司長却為簡任三級之事務官，人情皆樂于右轉，難予左遷，又不無躊躇。故先託委員長侍從室李惟果組長致意，隨于三月十九日親自作書與道鄰，又另備厚禮四包，奉送道鄰之太夫人，並派廬于正委員、院主任秘書宋湘舟相將同往，晤道鄰及太夫人。湘舟言曰：「銓敘部甄核司事，院長極為重視，慮君不允俯就，所以還要請太夫人勸駕」。道鄰以太夫人聞到此語，既甚開心，而捧讀戴氏手書，又感覺推重之意異乎尋常，對於轉職之事，又無可推說，乃毅然應允，到部就職。此一事實，同足表示戴氏之善延攬人才，而道鄰雖左遷亦樂于接受，絕無世俗之見，惟以情感為重，亦殊難及。此事陳天錫曾有詳細記載，戴氏原函，寫得極為切摯，為錄如次：

「道鄰兄鑒：前託惟果兄以銓敘部甄核司長事徵兄同意，五日前，晤惟果兄，方知兄已樂于接受賢之所求。銓部職責，同于天官，甄核一司，有類宰夫宮伯。法典之所以行，秩序之所以定，皆賴此司。過去十年，未能推行盡利者，其故甚多。去年以來，總裁銳志于法典秩序之建設，于是上自府院，下至保甲，方知銓敘行政之重要。然昔日所慮者，在制度之不立，與立而不能行；今日所患者，又在所立者非其宜，與行之不以其道。為政在人，用人有道，而行道亦在乎人。是以此一司長，得人與否，所關甚大，未得其才，寧虛位以待之者此也。兄所專研者為法律，內則曾參知行政，外則曾久任行人，于用人行政之處，所究者深且廣。賢素不輕許一人，昔年以天假之緣，得與魯公在平津金陵道中，作竟日徹夜之清談，深佩其志與學，為稀有奇才。二十六年由桂林來渝，復於道中與兄相遇。數日之間，于坐臥行止中，深嘆將門之後，復有此難得英才。近四五年中，雖音書鮮通，而未嘗不時留意于兄之行任作息也。賢年未足言老，而精力已衰，今後一切法制之建立推行，惟待能者之繼起。自古建國，其文物制度，皆造端于戰事未平爭亂未已之時，故繼明照四方者，重坎之果，大亨以養聖賢之鼎者，井革之果。中國運之衰亂，世界人類之痛苦，于今已極，然離之大明，鼎之大亨，其事功之建立，必在于今之時，所望于兄者如此。餘意托于正兄湘舟甥代達，祈善諒之。」

道鄰深感戴氏知遇之隆，努力于本司所有工作，始終如一，直至三十四年四月，行政院發表政院政務處長職務，始正式呈請回去甄核司司長之缺。綜計他在部三年，除處理日常事務外，其最關重要者，一為三十一年七月提出公務員任用補充辦法；二為三十二年十一月提出資歷證件補充辦法；三為三十二年、三年之間，戴氏重擬建立三等九級官制案。詳晰說理與敘事，及草成公務員任職法、文官授官法、政務官任職授官各法、公務員俸給考績各法，共六種草案，每種條文內之一切說明及列表等之說明，皆由道鄰奉命寫作，最為戴氏所倚重。



徐道鄰博士在美國寓所與妹婿李方桂博士合影。

但中間道鄰因部中有人對於他所擬訂之辦法，因見仁見智之不同，多有不予贊成者，他曾經先後有三次提出過辭職，終以戴氏對其主張意見全力支持，最後獲得通過，呈院由國府明令施行，因此他之辭職未成事實。而他自己引以自豪者，即以任同補充辦法施行後，其由此辦法通過任用者，歷年皆有甚多人。例如三十六年即有二二、三〇四人，而依任用法通過銓敘者，亦不過二五、〇六〇人，僅多于依補充辦法銓敘者二千餘人。若無此補充辦法之救濟，則被摒棄于銓敘之外者，將不知予人以如何印象。故道鄰之有助于銓政之發展者實非淺鮮，而戴氏之知人善任，亦昭昭明甚。

### 八、狀控馮張

道鄰在他自己所寫「二十年後的申冤」一文中曾經這樣說：「把父親安葬之後，我馬上回到德國繼續讀書，僥倖按時完成學業。二十一年回國，承今總統蔣先生眷念上代的交情，叫我跟他去作事，我覺着申冤的機會有望。二十二年，馮賊住在泰山上的時候，韓復榘派人和我聯絡，說可以幫我忙來報仇，因為我不願意做陸承武，作一個冒名的孝子，沒有答應。接着七七事起，抗戰八年，我已在中央服務，這時我很擔心這件官司，因為我們在前方的部隊，很多是馮的舊部，我不敢以告馮而引起若干將領對中央的誤會。

而二十年追訴的時限，看看就要到了。上天見憐，日本于八月十五日投降，我知道我的機會來了。于是在十一月三日向北碕地方法院告張之江，

到軍事委員會告馮玉祥，同時，向政府辭去身上的職務，以免引起誤會。……」

當道鄰在投訴之前，許多友人，多勸說百端，叫他不要這樣做。他說：「殺父之仇，泣血拊心，夢寐不忘者已二十年，今官居特任，時逢休明，若再因循遷延，天下後世，其謂我何？官可棄，氣與志不可奪。做官之日短，做人之日長。」毅然投訴不稍緩。

他的辭職和對馮張提出控告是那年十一月三日的事。後來辭職是照准了，控告却無結果，這原是一般人預料之中的事。蓋當時軍委會對於此一控案，是援引對被告有利之北政府刑法，（時效為十五年）認已失效，予以批駁。道鄰雖以抗戰八年時效中斷理由，提出抗告，然而卒無下文。道鄰之痛心，自不能已，但對國家作此裁定之苦心，亦非不能曲諒。他曾經這樣說：「我為亡父控訴，並無意要把仇人千刀萬剮以報仇為快，我在追訴時，原就擔心不會有結果，但是我一定要向社會指出，誰是那個一直躲在他人背後指使殺人的主兇。他縱然有胆子行兇，有人指出他殺人罪行時，他却沒有胆子承當，他這種狼狽吃癩的情形，也使我略感安慰。祇是含冤二十年，既未能手刃父仇，也未能使犯人正法，終不免抱恨終天；惟有禱告和希望歷史的制裁，永遠在人間發揮其正直的力量。」

蓋馮玉祥在二十一年一二八日本海軍突襲上海事發後，經中央政治會議推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，國家正資其所部軍隊，抵抗日本侵略。道鄰投鼠忌器，不敢以私害公，忍辱至三十四

年八月，日本適已投降，前方部隊將次轉移，而刑法時效，計自十四年十二月案發之日起，至是年十二月底止，即已屆滿二十年，于是遂于十一月上旬提出控告。其時道鄰非不知道環境尚無勝訴可能，但以過此時效，若無表示，便永遠無法表示，于心何安？且表示後即使無法得到結果，亦正是爲人子者對天下後世所應禱白之一大事。但當時竟有少數人却說他魯莽滅裂，致使行政院特任政務處長一職，因道鄰此舉而從此裁撤，加以責備。此則顯屬一偏之見，太不近情。

## 九、脚踢鄭氏

民國三十六年四月，中央改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爲省政府，由魏道明任省主席，因道鄰到過台灣，情形熟悉應邀出任祕書長。道鄰和魏氏之間相處倒還融洽，但是這位主席夫人鄭毓秀則不免有點頤指氣使，對一切政務，往往都要在幕後參加意見。而道鄰却守正不阿，公事公辦，有時有些公事鄭氏要道鄰照着她的意思辦，但道鄰認爲不合理不應當那樣辦的，便不肯曲從，愈是追逼，愈是不買她的帳，因此發生了衝突。王公瑛在他悼念道鄰的一篇文章裏，有如下一段記載：

「三十六年秋，我因公到了徐州，道鄰突然來訪。這真是出人意表。當即問他：『爲何回來？』他欣然的回答：『我不幹了！』稍定，他補充說明不幹的原因：『……爲砍伐林木事，鄭毓秀拿着公文，要我蓋章，我偏不答應。——省主席有些公事還不能勉強我，何況是事外閒人的主席夫人！彼此爭執，她竟口出穢語。我認爲她是

妨害公務；除勸她離開辦公室外，並用我的壞腿踢了她一脚，權當送行。』說到這裏，他便離開座位，站起來表演他的踢腿姿態，極爲溫文而謹嚴的書生，竟高興得忘形如是，令我笑不可仰。後來我問他是否還回台灣省府，他說：『好不容易一脚踢了這頂紗帽，怎能回去？還是教書好了。』這倒是我僅見他的風趣。」

接着王又連下來寫了一段關於道鄰在續任江蘇省政府祕書長的文字：

「三十七年秋，我因病辭去江蘇民廳職，不久蘇省府改組，內定丁治磐主蘇。丁時任青島警備司令，約余到青一談。以彼亦余之老友，可隨便大擺龍門。迨丁主蘇令下，即以道鄰任祕書長。丁卻與道鄰不相認，恐其不就，因情余飛滬促駕。我見道鄰轉達丁意後，他說紗帽已經擱掉，並且教書正有興趣，不願再作馮婦云云。我當時告訴他：這不是戴紗帽，卻是下地獄。江蘇係父母之邦，在赤氛逼近，萬分危急之際應中樞徵召，何拘拘于出處小節？就這樣得到他的首肯了。不過我又告訴他：丁先生雖是半生戎馬，卻也是『擇善固執』的書生。政治措施上的所謂『善』，見仁見智，本是很難集中于一個焦點；假如兩個人見解有什麼參差，希望他爭持要有個限度，不要弄成僵局。因爲他們兩位的公忠精神，自不待言，但各是其『是』的個性，我也是深知道的。幾個月後，在上海又見到道鄰，果然對於丁先生措施的意見，有不盡相同之處，在我勸他一番之後，他

曾正色的責我存有偏見，曲意依違兩可。但我絲毫不以爲忤，因爲嚴正不苟的態度，正是他的本色和可愛之處。」

## 十、執教上庠

民國三十八年四月，共軍發動全面攻擊，並在荻港渡過長江，蘇省府人員亦撤退到上海。五月二十七日上海撤守，道鄰未及撤退，原配舒碧君于是日乘戈登將軍號郵船去德國，兒女小虎，小玉，小瑞隨行。道鄰之所以暫不離滬，是因爲妻兒既均已遣去國外，自己孑然一身，隱匿或出走較爲輕便，尤其家中所藏圖書必須有個安置才能放心。

道鄰在上海停留了一個時間，終於在三十九年繞道華北，到達香港。爲香港出版之「自由人」特約撰述。又與郭任遠、陳伯莊合辦「現代學術季刊」。旋又主持編譯「讀者文摘」。但這兩種刊物，皆因短于經濟，維持未久，惟水準均高，曾經享譽一時。這也就是他真正從事著作的開始。

民國四十年六月，道鄰由香港抵達台北，有人造他謠言，使他很生氣，打算寫一本匪區觀感的小冊子以堵中傷者的藉口，可是不久，行政院聘請他作設計委員，謠言也就不攻而自息。

次年道鄰與舒碧君辦理正式離婚手續。四十年任教台灣大學。擔任課目是「中國法制史」、「羅馬法」等。四十四年，道鄰與繼配葉妙映結婚于台北市貴陽街靜心樂園。葉原是道鄰在經濟大學、台灣大學講授法學時的高足，因此一時

傳為佳話。四十七年三月，道鄰任總統府臨時行政改革委員會委員，並兼考銓組召集人。夏，辭去台大教職，改應台中東海大學之聘。所担任課目，為「中國政治思想史」、「唐律」，以及「綜合性社會科學」。

民五十年，仍在東海大學任教，十月，「徐樹錚先生文集合刊」編輯竣事，自為序言。

道鄰對於教書，似乎頗感興趣，他在三十五年曾經担任過上海同濟大學法學院院長，這是由于端木愷的推介。據端木說：「有一天，丁月波（文淵）先生忽來約我去兼他們的法學院院長，我答道：『同濟應該保持其傳統。由一個學英美法的人主持同濟法學院，殊無意義，不如覓一個留德法學家比較適宜』。月波先生稱是，遂改邀道鄰先生，在同濟，他的言論風采，冠絕一時」。他在東海任政治學系的系主任，他以法律思想為基礎，而擴大其治學領域于政治科學，並早就對行為科學發生興趣，亦有深遠的研究，可以說是我國行為政治學的一位拓荒者。

### 十一、兼精藝事

道鄰于法學有專長，但其他藝事亦精。程滄波撰「徐道鄰先生行述」中曾說：「至于賦詩度曲及橋牌等藝事，凡可涉獵，無不專精。」

他擅詩詞而不多作，他在他的「靜觀詞序」云：

「余年十六，始學作詞，頗好之。後二十年，見秋明翁（按即沈尹默）及寄歷兩先生吟咏之苦，遂嘆欲工之不易，廢然擱筆。久之，亦輒有與至

情生，率爾成章者，則泰半少年悲歡陳述，雨聲燈影中偶成，篇中諸闕是也。余因竊念：詞者依宮呂而與者也，宮呂之道失，而猶斤斤于陰陽上去之辨，則又何異盲人之弄粉調朱，使有目者見之，其不蹙額疾走者幾希矣。不亦悲夫！」四十六年八月道鄰識。

但見之于「中國法制史論」附錄二所錄詩詞，詞凡十二首，詩僅九首，想來散佚者當不在少。

適然于「記徐道鄰篇」有云：「道鄰詩文均佳，記其『阮郎歸』一詞：『玉容消瘦怯寒襦，深情怎負渠？一杯在手意躊躇，雙眉未肯舒。蟬韻歇，雁聲孤，簾前花影疏。重陽烟雨兩模糊，風光不似初』。頗有北宋風致，而寄慨遙深，不能以艷詞視之也」。

他于民國六十一年（一九七二年）在西雅圖時，曾有山居即事口占兩絕，阮毅成稱說他這兩首詩，意趣高超。詩云：

「湖上輕帆去復還，青山倒影綠波間，遠山環繞青山外，尚有雪山繞遠山」。  
（按西雅圖東南九五哩之雷尼爾山，山頂終年積雪，故亦稱雪山。）

「栽樹拾花歲月深，偶然小立玩鳴禽，日長已自成朋友，覓食飛來上掌心」。

道鄰平日甚少寫新體詩，「十一年」是僅見的一首。他在返回台北參加會議扶病回至西雅圖後，曾致書友人陳克文說：「台北看到許多老朋友，有十分得意的，有相當失意的，也有頹然衰老的，也有絲毫未變樣兒的」，他便寫下這首「

十一年」的白話詩，雖然對台灣極盡美麗和樂觀的歌頌，似乎是說「遠景不錯」，但是中間却蘊藏着不少的感慨。

#### 十一年（徐道鄰）

在這裏，

我作過十一年的旅客，

看見許多樹木

花草，

菓實。

不想，又一段的旅程

帶我到了另一個他鄉，

匆匆

又是十一個年頭。

× × ×

回來，

許多樹木長大了，

許多萎縮了，

也有不見了的，

還有若干搬了家。

可是芳草青青，

依舊到處在滋長。

新的菓實，

比以前更甜更香

× × ×

而那些花朵呢？

哦！

永恆的青春！

哪一個時刻，

哪一處土地，

× × ×

看不到

你寄生在內的

花朵的美麗！

(六十二年八月十四日)

道鄰對於崑曲很有研究，可以說是家傳。他在十六歲那年，其父樹錚即為其兄弟請了一位笛師教他。樹錚自己也常常隔四五天便要和他道鄰一塊唱一次。陳克文說：「道鄰兄獨以蘇笛和崑曲為最有名」。徐櫻也說：「他的崑曲造詣很深，能吹能唱，並習冷門曲甚多。可惜一輩子只收了我這麼一個非正式的學生。所教的都是片片段段他所喜歡的，成齣的教過我『秋江』、『罷宴』、『陰告』、『陽告』、『吃糠』等。『彈詞』裏的『八轉』、『姑阻』裏的『榴花泣』，這都是從未聽過別人唱過的。……」

陳之藩太太王節如女士囑徐櫻函：「……那時我正勤習崑曲于徐門，經道鄰兄多項指點後，大有進步。他指點我多唱何種，少唱何種，不唱那些個曲子。從那以後，我就依照他的指教繼續用功，我是很晚才學崑曲，真正是末後後輩，經他指點用了功，所以才勉強不太外行了。道鄰兄盛讚我唱的『彈詞』中的『九轉貨郎兒』同『五轉』，說我大概對這兩段兒下了苦功。並說很少人能唱好這段最難唱的曲子。又說我『夜奔』的整齣都能唱出戲神來。……又有好幾段兒，經他一指點，我再唱時，誰都覺得不同了！他對人之施教和影響，功效竟如此之深，而我又並非是他的學生。」

道鄰對於時人沈尹默的書法，最最欣賞。在重慶時常常喜歡到沈氏的「石田小築」去看他寫

條幅。道鄰自己雖不以書名，但他的行楷極為秀逸。他于詩文音樂橋牌等樣樣都好，說他是「多才多藝」決不為過。

## 十二、養身著作

道鄰在政治方面，既不太得意，他便決心在立言方面下功夫。他的著作極多，其中尤以法制史這方面，允稱近代學術界的大作家。他對於唐宋法制的研究，尤為精闢。

在他逝世以後，有位華盛頓大學遠東圖書館的張吳燕美女士，曾經為他整理出一份甚為詳盡的著述目錄。僅中文部份，即有八十餘種之多。成書的皆經註明出版書局年月版數，散見于各種分類著，亦註明何種書刊及其年月。(載于台北志文出版社所印行之新潮叢書之二十二「徐道鄰著中國法制史論集」)我們從這份目錄看，真要驚詫與佩服其著作之豐富及其對於學術界貢獻之大。惜乎在他生前尚有關於「宋律」的文章多篇，未及撰寫。據阮毅成撰「適廬隨筆」說：

「三年多以來，他已為東方雜誌寫了十多篇文章。皆為研究宋律的專著，我國歷來研究唐律的較多，而專研宋律的人甚少。而道鄰則認為宋律較唐律為進步。他有次寫信給我說：『弟日內正寫推勘考，推為推囚，勘為勘官，此才是宋律真正精華所在。甚以為快。三兩月後，當寫呈指正』。後來此文寄來，我為之在東方復刊第七卷第三號發表。……道鄰兄去年在台，曾當面對我說，倘有有關宋律的文章十篇，將陸續寄給我，在東方雜

誌發表。返美之後又曾來信提及：『弟搜集宋律資料，至少尚可寫十篇文章，然亦非可草草下筆者。頃已寫成宋朝的律勅和刑書一文，尚待抄清，兩三週內當可寄上』。此信寫于去年十月三十日，但此後並未寫來。從這封信上，可以看出他的用功之勤；與這十篇文章之永無與世人相見之日，對我國學術界的損失之大。他逝世之後，我曾致函其夫人，盼能將他信中所提及的一文找到家來。他夫人回信說：『道鄰有理想，有原則。在生命的過程中，確實做到了盡其在我的地步。近年來，對宋律的研究，頗有心得，想不到不能竟其全功。他是否尚有一篇遺稿在他的公事房裏，我將設法尋覓，家裏是沒有的了』。

「適廬隨筆」又云：

「他又有一次，要尋找丘漢平兄在抗戰以前所著的歷代刑法志。此書原由商務出版，但商務也沒有了。我于是去找漢平兄，他乃復印了一冊交給我送給他。他收到後，大為高興，並建議由商務另編一本歷代職官志，如無人執筆，他自認可以勝任。我曾以之報告王雲老，雲老亦極表歡迎，現在他去了，此事也只得永久成為遺憾了！」

方豪在「徐道鄰的大冊子」這篇文章裏也說：「一日，忽接蔣彥士部長請柬，註明是歡宴徐道鄰先生。我欣然前往，飯前茶敘，就談上他近年對我國法律，尤其對宋律的研究。我問他「是不是準備出一小冊子？」他笑着說：「我要印一

大冊子呢」。我聽了心裏很高興，因為我最反對坊間流行小冊，以打字製版，再短縮到六號字一般大小，由於縮印的關係，字跡既少又模糊，便大損目力，所以我急着等他的「大冊子」出版。現在人已化去，著作長存，有誰來爲他整理出版呢？……」

事實上，道鄰夫人葉妙映女士，在安葬了道鄰之後，即已計劃整理他的遺著，並託道鄰生前的華大同事王靖獻代爲編次，又請由徐復觀、端木愷各寫了一篇序言，於民國六十四年八月，由台北志文出版社印行了一本「中國法制史論集」。因爲道鄰的著述種類數目浩繁，其已成書者因涉及版權問題，概未收錄；其未結集成書者，約略分爲法學論文、思想史論文、時論或政論、書評雜述、散文詩詞等數大類，爲三十二開本，全書共四百四十八面，成厚厚的一冊，雖非「大冊子」，却也非「小冊子」。然而哲人長往，這本集子道鄰本人却沒有能看到的。

### 十三、傳經海外

道鄰在民國五十一年，應美國華盛頓大學之聘赴美講學。與夫人葉妙映及子小珂、女小瑜往西雅圖。其手輯之「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」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印行。

他十多年來在學術上的成就，已爲國內外學者所共認，但在華大兩年約滿後，便沒有固定的職業，遷往密歇根六年之久，以短期講演和兼任授課，勉維生活，而他簞食瓢飲，奮鬥不懈，那一段時間，他真是忍人所不能忍，受前所未嘗受

。他的夫人本是台大法律系畢業，找到一個教職，工作之餘，改修數學，得了碩士學位，在密歇根一個小型大學任課，極受歡迎。道鄰贊她賢淑，所以他對人家說，有一個時期，家庭全是靠她維持。

道鄰曾寫信告訴友人說：「美國了不起的地方很多，重大的毛病也不少。確爲爭名奪利之場，但並非任何東方人都是適宜的。他在許多年後還憶述着說，前在密歇根漂泊忍辱，正如一場春夢。民五十六年（一九六七年）秋天，他曾經寫下一首七律：

「義理悅心猶悅口，繁華過眼已雲烟，呼牛呼馬人間世，自西自東霜雪天；  
喜有客來常對酒，偶從兒戲輒忘年；  
長安旅邸容高臥，白髮遲遲未上顛。」

從這首詩裏，可以看出他在當時的心境。可是時來運轉，在民國五十九年（一九七〇年）的一月，他接受了華盛頓大學之聘，同時哈佛大學也有意請他做研究工作。但他在華大是終身榮譽教授，因此他是在年九月，重回西雅圖華大亞洲語文學系任教。所授課程有中國思想史、正史選讀及元明戲曲等。他的學問廣博，同事間每有疑問，多向他請教。他內蘊之光芒，終被慧眼所識，所以在那個美國全國經濟都不景氣的時代，各大學都在裁員減政，他却獨獲增加三千元，他很高興寫信給他妹妹徐櫻說：「這三千元在金錢上對我無關重輕，而在心理上的滿足可是重大無比。」

他在教課之外，還指導幾個研究生和幾篇博

士論文的寫作。得閒便在自己置的小寓廬灌園栽花，憑臆遠眺，樂趣正復不少，他的夫人仍然教書。他幾年來所沒有辦好的在美居留權也正式通過，因此心情極爲開朗。

道鄰治學，勤勉嚴肅而有恆，他每晨五時必起床，開燈閱讀，工作二三小時後才梳洗早餐，九時以前到公事房，午飯後小睡，起身之後，便上課或讀書，數十年如一日。他從小便手不釋卷，博聞強記，中西新舊學問都好。平日尤好購書，他在東方雜誌寫稿所得稿酬，悉以用作購書之費。他在華大時，生活態度很隨和，凡事決不堅持固執。因此有些美國同事，大半以爲他祇是普通教教句讀的中國老先生，不知道他却蘊藏了精湛的大學問。

有一次在一個酒會裏，和一位比較文學系主任用德文交談。那位系主任是研究德國文學的。後來對人家說：「我在美國還沒有遇到幾位德文說得那麼好，歌德讀得那麼熟的人」。表示對他十分傾折。

### 十四、猝逝美西

據徐櫻說：「道鄰在十三歲那年，曾經患過嚴重喉症，損壞了心臟，所以後來雖然脫了險，可留下了心臟病的病根。他在逝世五年前，曾患心臟性的氣喘，求醫急救，住了一個星期的醫院。以後經常哮喘，不大對勁，但是他雖有着一顆不健全的心臟，而教書寫作，依然孜孜終日。

他在民六十二年（一九七三年）八月，應教育部之邀請回國，當時曾爲他安排了一個遊覽講



演的節目單。他懷念祖國，扶病回台。飛行疲憊之餘，繼之以連天酬應不絕，後來終于撐持不住，只好提前返美。十月間還致書友人說病已痊癒，即可上課。那知在十二月十六日住院作體檢時，醫生却說他心臟管惡化，已到不能施行手術的程度，只能靜養，此症多則能拖延三年，短則三月。並叫他將氧氣筒帶回家去，一看不對，先用氧氣筒然後求醫。他的太太聽了這些話甚為驚恐，但還存着一種心理，希望是醫生怕人大意，故作驚人語。那知說這話不過是八九天以前的事，在耶誕前夕，他要吃蔥油餅火腿湯，一家三口，（那時問他的女兒小瑜正去夏威夷徐櫻姑母家度假）吃得很高興，飯後，正偎依着一同看電視，分吃着蘋果，道鄰却一無呻吟地頭部向後仰去，手上抽筋，他的夫人趕緊給他戴上氧氣，立刻打電話找醫生，醫生到達後隨地急救，而已返魂無術。在道鄰沒有受到絲毫痛苦即撒手人天，但家屬和至親好友的悽愴悲痛之情是難以言語形容的。

在道鄰逝世的次日，噩耗遍傳全校，所有師生，悉皆震悼。第三天，安葬于西雅圖城北新關的愛凱西亞墓園。這墓園方圓五十餘畝，崗陵蜿蜒，四週空闊，墓石一律平鋪地面。這裏有如茵綠草也有參天古木，氣魄十分開朗雄壯。且西眺湖山，正是道鄰生前坐在客廳裏朝夕觀望的角度，確是一片近代化的佳城。

道鄰生于前清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，卒于民國六十二年（一九七三年）十二月二十四日。享壽六十有八歲。身後有子女五人。子小瑞、女小虎、小玉，原配舒碧君女士所生；子小珂

，女小瑜，繼配葉妙映女士所生，孫男女已有八人。

道鄰既逝，在台友人曾假台大為開追悼會，程滄波曾為道鄰撰製行述，篇末有云：

「嗚呼！君之凶聞到台，君之故人與門人及知君者，莫不為之涕泣。君之家世，君之所學與所志，宜可以用其所養所學以濟世，憑其風範以矯世，然而今日君之所遺，則渺兮

不可名狀之風操與嘔心鑽研之遺著而已。寥落文人，客死異鄉，一棺附身，萬事皆了。則今日集會台大法學院，式仰遺像諸君子，唏噓而不能自己者矣。」

這是最為沈痛而懇切的幾句話，凡識與不識，應該皆有同感！

民國七十年一月寫于美國舊金山灣區之海華

（全文完）

中外雜誌的精華。大千世界的寫真

# 王成聖 等著 中外珍聞

第一、二集 合售二百元

第一集要目：王成聖：俠骨柔腸蔡松坡、開國珍聞、中外珍聞、綠林都督陸榮廷。王志恆：霧社事件面面觀。李逸儕：在吳佩孚空軍隊的回憶。梁子衡：人海萬花筒。張谷：詩人與總長。張樂陶：政海祕聞。鈕先銘：首都浩劫身歷記。楊森：爆竹一聲除舊、寶島春回憶瀘州。劉方矩：劊子手的下場。蔣君章：宋案真象。賴景瑚：何鍵和張治中、珍珠橋的懷念。錢歌川：博士古今談、男女之間。第二集要目：王道：九九日軍投降記。蔣君章：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。郭岐：南京大屠殺。趙宗鼎：憶戰時陪都重慶。褚問鵬：羅卓英揚威域外。費雲文：戴雨農與鄭介民。喬家才：張敬堯故都伏法等傑作十餘萬言。一、二集各壹佰元合售二〇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。